

铁如意

张传伦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鉄女意

张传伦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铁如意 / 张传伦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4.1

ISBN 978-7-5306-6367-7

I. ①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②
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02170 号

选题策划:高 为 装帧设计:郭亚红
责任编辑:高 为 责任校对:陈 凯

出版人:李华敏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160 千字 插页:3

印张:9.125

版次:2014 年1 月第1 版

印次:2014 年1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22.00 元



為傳倫兄
造像於港
吳信筆於港
何家英作



山爱夕阳时

董 桥

那几天张传伦住的客栈近在我家对过，午后走过来聊天方便，喝六安，看字画，说文玩。他带了几幅行草给我看，了不得，不输古人，好几年的修炼，不容易。草书我没学过，看笔路猜想工楷底子也结实。真羡慕他做那么多事情还腾得出时间练字。天津风水好，养出张传伦这样务实的雅士。这边几位收藏家都读他的文章，纷纷约饭局，看古董。我叨光了，见识张传伦的识见，鉴赏张传伦的赏鉴，真在行。谁说的不记得了，说传伦老弟满身时髦，满心古风，有些举止有些言谈很像书上写的古人，连一些事情的想法做法都古意盎然。到底线装书斋里浸淫久了，不受西洋文化污染，应付俗事不忘圈进乌丝栏里蹈袭自在，我和他从此忘年交往，警效相得。

奇怪，读张传伦文章我常常想起李日华。李日华字君实，号九疑，嘉兴人，万历二十年进士，官至太仆寺少卿。能书，能画，善赏鉴，工山水，工墨竹，用笔矜贵，格韵兼胜，时与董其昌方驾，写《六研斋笔记》、《紫桃轩杂缀》、《味水轩日记》，一大沓。方驾是两车并行，并驾，同游。董其昌年长李日华十岁。我年长张传伦不止十岁。

读他文章我喜欢他不屑于考证名物，阐发义理。我也佩服他品器读画论书字字闲淡，喜恶分明。《四库提要》说李日华《六研斋笔记》“大抵工于赏鉴而疏于考证”，说是“人各有能有不能，取其所长可矣”。李日华不是不能，是不为。赏鉴是读书人的情趣，考证是学问家的梦魇。考证容易流于诂订，疏于熔炼，繁而寡要。沈从文先生那样的学问家毕竟不多，文字大好，情趣万千。情趣真是心灵的花草，宜春，宜夏，宜秋，宜冬，其神专也，其致别也，其时久也，其机畅也：“盖心灵人所自有，不相贷，无从开方便法门，任陋人支借也。”王夫之说的。多么矜贵的天赋。张传伦厚道，平日称我老师，文章要我删改。我不肯，也不敢。他读书多，阅世深，性灵富，改他一字一句那是改他一噤一笑，我不成了陋人了？

四库馆臣嫌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不少段落“剽取古人说部而隐所自来”。晚明笔记其实都那样，引书随意，出处混淆。只要自家意绪经营妥善，一气如话，我不介意。英美古旧文章大家写小品也爱这样随意。李渔说各种文词无一不当“一气如话”：“如是即为好文词，不则好到绝顶处，亦是散金碎玉。”张传伦有些文章引书不少，心细得很；害我怕他过分较真伤了文章元气，频频劝他写白些，写放些，写松些。五代后梁艺术家荆浩山水画是唐末之冠，李日华说他画树萧疏简远，虽重林穿插而一树自为一树，且修挺轩豁，不多为附枝冗干而意自足：“己巳谷雨，石梦飞寄至双径初芽一裹，运慧水者适至，五碗既足，清风忽生。因用荆法写梅一株，视他作纵横拖沓者，又一格矣。题句云：点酥琢玉闺儿梦，镂雪裁冰冻士颦。赖得春宵动吟兴，一庭霜月唤精神。”《六研斋笔记》卷三末尾这段随笔是画艺的启示文章的点拨。

重林不怕穿插，一树自为一树，附枝冗干都不要，那才简淡。一位文史前辈读了张传伦几篇文章说他笔力点酥琢玉，思路镂雪裁冰，难得春宵吟兴清雅，叮咛一庭霜月！前辈在台湾退隐山林，我主编的星期天艺文版按期邮寄给他，读了喜欢的文章他都来电话告诉我。老先生爱读李日华，读的还是老民国有正书局石印本，补补贴贴舍不得丢，批注填满天头地脚。“张传伦文章要能一则一则写成杂缀一定生猛”，他说。“张先生杂学富，文采厚，是珍珠，一颗一颗养晶莹了串成项链才夺目”，真是醍醐，可以灌顶。老先生早年竹木牙角都爱玩，我住台湾那些年常到他家学眼力，楠木黄杨案头小品一大堆，还有寿山石。他说江浙老家老葫芦老匏器都没带出来，都散失了。我和张传伦也玩葫芦，玩匏器，王世襄先生旧藏官模子七言绝句蝈蝈葫芦我们都惊艳，都迷上那首诗：“芙蓉花发满江红，尽道芙蓉胜妾容。昨日妾从堤上过，如何人不看芙蓉？”传伦老弟还写了文章。芙蓉是荷花的别名，《本草》说其叶名荷，其华未发为菡萏，已发为芙蓉，清代唐孙华《晚秋狮子林小集》说的“一池波影漾芙蓉”。木莲木芙蓉不同，《两般秋雨盦随笔》说产岭南，有一日白花，次日稍红，又次日深红，叫“三日醉芙蓉”。还是《西京杂记》有趣，说文君姣好，眉色如望远山，脸际常若芙蓉：芙蓉是蝈蝈葫芦诗里那个不服气的美妾了。雅士爱花木，爱丽人，古今中外都一样。李日华说“种荷万柄，荫蕉半亩，日夕起居其间，能令魂梦馨香，肌肤翠绿。每六月，思逃暑不得，辄兀兀坐作此观”。还说柳絮无香，太白诗怎么说“风吹柳花满店香”？真多事。不多事张传伦这册文集写不成。他说天津万永强会做仿古匏器，要我写了芙蓉诗请万先生做个蝈蝈

葫芦。此事难办。王世襄先生蝓蝓葫芦写的是工楷，押在葫芦上一笔一画清清楚楚。我只会仿何绍基行书，笔姿有粗有幼，押出来不够稳实。张充和先生的工楷最好押，不敢要她劳神了。万先生后来替我做了一件匏制笔筒，押充和先生《桃花鱼》里一首《小园》：“当年选胜到山涯，今日随缘遣岁华。雅俗但求生意足，邻翁来赏隔篱瓜。”巧工仿古仿得太漂亮。又多事了。

张传伦带着万永强再来香港是暮春时节，匏器带了好几件让我挑，真好玩，紫桃轩主人恐怕没这个福分。传伦老弟还懂古代家具艺术，找得到陈年楠木做明清风格的木器，琴案、圈椅、砚屏、书橱、炕桌，都做。灵璧石他也懂，也玩，看一眼可以断代。灵璧石是安徽省灵璧县磬石山美石，色如漆，带细白花纹，不输美玉，《长物志》里说佳者如卧牛，如蟠螭，叩一叩声音清越，装点假山最见古韵。早年南洋及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地区的古玩店不难遇到，后来听说西洋人爱玩，纽约、伦敦看到了一些我都买不下手了，难怪张大千咏石供云：“知予无力买青山，万里殷勤聘翠鬟。天遣多情能目笑，人惊绝代见眉弯。”张大千有摩耶精舍，张传伦斋室名改一个字叫摩石精舍，也好听。他珍藏铁如意，写过一篇随笔，我原以为他的书斋叫铁如意馆，也不错。几十年前我在伦敦古玩店见过一支铜如意，又小又精，做镇纸，嵌云纹，银的，底款“行有恒堂”，银线嵌了唐代钱起两句诗：“竹怜新雨后，山爱夕阳时。”索价贵，不敢买，久久难忘。园翁听了说，难忘的不是铜如意是那两句诗！湖山靡靡，文字不老，是耶非耶，传伦老弟不难意会。

壬辰清秋为张传伦新书写

目 录

- 001 序 山爱夕阳时 / 董桥
- 001 楠木香
- 005 这厮的字贵贱不要
- 011 半山人家藏宋石
- 018 范曾的雷同与慎密
- 025 青虬如有意,白虎无此心
- 030 从赏评八大山人《孤松图》说起
- 043 何家英收藏的汉陶甗
- 048 黄辅周奇人奇画
- 053 “誉虎先生正拍”
- 058 成亲王的字
- 063 一朵寒云吹不尽
- 067 王世襄迟撰的挽联
- 072 溥雪斋和九格格的紫檀插屏
- 079 又见雪斋贝子的集锦扇
- 089 芙蓉花发满器红
- 094 志宽陶

- 097 印象少杰
- 100 铁如意
- 109 兰渚疏峰周少白
- 122 美食家与书法家
- 131 从冰心墓碑被涂闲话古今孝道
- 137 由北京梁林故居被拆想到云冈石窟之发现
- 141 从曹景行的名字被叫错说起
- 144 龙的“尺木”
- 147 六亿神州怎么“摇”
- 149 观舞蹈大赛忆公孙大娘
- 152 读书要出声
- 157 日本的乌鸦特别黑
- 162 文字里的玄机
- 169 我识章太炎
- 191 袁世凯纵横谈
- 212 “民国范儿”的可范儿与不可范儿
- 246 古今玩家纵横谈
- 263 漫话中国历代奇石收藏

楠木香

楠木是文木。楠木的香，最是幽悠绵邈温婉慰人，最慰是文人。有楠木家具楠木清玩的屋舍，乃为燕室文房最称雅居。书香门第都沾溉了太多楠木的雅韵福泽，因为数百年人家无非积德，第一等好事仍是读书。书，古老的线装书最讲究藏在楠木的书柜书架书橱书箱中，与楠木可谓零距离接触且往往处之恒远，纸香墨香久而久之与楠香互为熏蔚，融合为一体。是否发生了化学变化，我不敢乱说。却能生发透溢出一种最高贵典雅的混合香——书香，老文房里待惯了的人都受用。西洋玩香大家香奈儿老太太是一定配不来这样一缕杳渺的幽香，因她无法定性哪个是书香哪个是木香。时至今日，全球的香水业界，且不说书香型香水的研究仍是空白，书香的奥秘定然毫不知晓，一旦哪一天调香兑成，我第一个捧场，多收藏几瓶。

黄花梨是降香黄檀，固具香气，然其色其肌理其木纹都华丽得腻人，香味附合金钗艳妇的脂粉气息，难怪明朝那个年代富有人家卧房绣楼中的架子床，有不少黄花梨木的妙构。紫檀兼是中药的一味本草，何从言香，姑妄言之也就是药香罢了，不

可一嗅,不可与同是药材的麝香同日而语。紫檀做成的家具却都冒着富贵奢华的气息,此便与文楠的淡香溢雅云烟阻断。老红木的家具是人不得云林秘阁的,只好委屈在富商巨贾的厅堂,暗自妒怀吃醋,但凡不小心刮蹭出了新茬,总有股子酸味刺鼻。樟木行香最殷勤,不舍昼夜历久弥新地释放熏衣驱蠹的香氛。沉香笔筒,木香沉沉郁郁安卧匣囊不知有年,偶一启之,香透户牖,终不及楠香的若隐若现似有似无,于是便有了涧蕙坡兰的气质,“荒寒一点香,足以酬天地”。怀兰之操者,其诗文自必高雅芬芳,而记录诗文之载体是书籍,书籍之载体是书箱楠木书箱,诗文在丛兰中含笑,雅宜在楠香中安卧,呼吸涵咏之际,一段是楠香一段是书香。沾衣久不去,有暗香盈袖,暗香是何香?易安太婉约故意不说清,究是酒香菊香瑞瑙香?还是烘春桃李的锦帐香?有谁知道呢?恐是只有赵明诚一人最门儿清?!管他呢,老早的宋朝的事了?我只认楠香是书香,倘若非要冬烘一番,书香则不全是楠香,但将楠香作书香!总不至于招惹什么吧?!

与各色木材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,在下不敢轻易招惹楠木,黄永玉最懂得矜贵楠木,万荷堂里赫然矗立着好几根壮硕的巨楠,不加斧斤不奏刀,赫赫然矗立,如果不是木头正面镌刻着黄老老友黄苗子大篆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的六句诗:“诞寘之隘巷,牛羊腓字之。诞寘之平林,会伐平林。诞寘之寒冰,鸟覆翼之。”那便像极了西洋不知哪一国的怪石阵,别样的玩法别样的趣味。比之怪石阵只具历史的沧桑感,平添了许多文化的意兴,展示了华夏先民博大的襟抱与非凡的毅力。乃因篆刻的这几行

古老的文字,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:“把他丢在小巷里,牛羊跑来喂他乳。把他丢在树林里,樵夫进林来伐木。把他丢在寒冰上,大鸟展翅来呵护。”

在北京高碑店老家具市场,碰上几棵二三百年的老楠料,算得上是深缘福厚了,敢不慎理绳墨规矩方圆吗?楠材太珍稀,明朝修十三陵时,云贵川滇的楠木资源已严重匮乏,几百年生成的高挺巨楠又都生在猿猴欲渡愁攀援的高岭深涧,常人望木生叹,止步半山。出皇差采皇木的南方民夫纵然都专业,最终也落得个进山五千出山三千的悲惨结局。明之后九州之大,楠树已无原始自然林带。大约七八年前,据报载:皖省合肥包公祠,包老爷的金丝楠木棺材年久腐朽,国家出资为包拯敬制楠木寿材,面向全国公私林场、个人征集十数根具有一定规格的楠木,不承想到几个月下来,竟凑不齐全,后来在滇南山区遇一老者家藏楠木刚好数量规格全符合,当老者又得知此楠是做包公寿材之用,愿意如数奉敬,不取一文,原来老者乃包公后代子孙。闻听此事者无不唏嘘感慨,包公的棺材本都不须公帑支付,真是清刚峻节,埋骨千年犹不肯伤廉。当今之大小贪官墨吏有闻,不知羞杀否?

要用高碑店买到的老楠料量材打造一对圈椅,圈椅上装的弧度最是考究,最是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明朝文人的审美高度,柔美的三围弧线,顺眼极了,增一分臃肿减一分穷蹇。新工追求这个水平,匠师难觅,好不容易请到一位外雕琢内卯榫一体皆精擅的老师傅来做,经常不太好打交道的是:古往今来身怀绝技的手艺人都犯葛,这位爷像极了香港中环修镶嵌活的那位老

师傅,倔极了,概括一下他们的做事风格就一句话:让我修,你的东西我做主。

凡古物清玩,在下亦喜精美玲珑,倾向于这一对老楠圈椅做得号小些,仕女坐下刚好标致得大有分寸,男人的空间局促我倒不在意,转转身都难也无妨,要的就是能玩转那一轮明时明月的惬意!老师傅哪管什么明月不明月的,只告诉了我两句话:“走老样子,照老规矩来,宫里的样子好,明朝的。”我不好再勉强他,惹他不高兴不干了我还真没辙,只好依了他。

下脚料中竟给我挑选出了一长条木纹齐整的山水纹楠料,做了一对素工起泥鳅背的镇纸,好在花纹对称,不上色不上漆不烫蜡不掩楠香。可镇纸可把玩,稍用力可暖掌生香,故称:“手把香。”闲来敲敲胆经,料不重腿不疼。

老师傅看我尊重他的手艺和脾气,一口答应给我做小号老楠圈椅,还说:“两年内,别催我,我给你做一堂楠木家具。”这下可把我吓坏了,连连摆手,“和大人都不配,我岂敢!”

乾隆晏驾,和珅立马倒了大霉。嘉庆定了他二十多款不赦死罪,其一便是私造楠木屋。可谁不知道,和大中堂并非栽在这一项僭越之罪上。

这厮的字贵贱不要

“皇上”张铁林收藏的这幅王铎草书条屏，够大，够冲，够唬人的吧？

铁林在寓所，给一群海内外收藏家朋友展示这条王字真迹，因了字心本大，又兼宽绫大裱，不得不用两个人一前一后用手抻开来看，“皇上离宫”，开间够大，竟亦拉不开这一大条子字，赏观众人，看得投入，那表情凝重、惊羨……铁林也是一脸“朕心甚慰”之色，于藏家而言，靡费巨贲得来的藏品，获同道激赏，是再高兴不过的事。

友人问我，王铎的这幅字，你能说不好？不好！只轻声说了这一句，此刻，不便，更不欲再多一语。

又问：傅山如何？谈起令我倾慕的古人，缄口不语，或恐失敬于先贤大师。遂曰：倘令我取诸傅、王二者之间，我必弃王而择傅。

这般取舍，与书品之高雅好坏所涉甚微，然关乎人品之忠奸贤佞太多太多。

说老实话，张铁林先生在演艺圈这一名利场中，迄今未被

名缰利锁所羁,尚能潜心书房,深爱古典。自有方家精鉴的睿目,与之喜明清法书,且于书法一艺,用功颇深有关。

早几年,在古书画竞拍场上,铁林逸兴豪发,频频举牌,当场撂倒几位海内外资深买家,拍下了二蝶堂主赵之谦的一套书札巨迹,银子花了二百万之巨。不数载后衡之,简直便宜死了,“龙睛”果然了得,观其所藏,知其所养。

铁林的字,耽情物外,睽应寰中,一望而见其林下风致,幽幽澹澹,一派天真之气擘染于素楮之上,间架结体,波磔点划间,若隐若现出几许入世之逸情、出世之禅悟。奇的是,独独不见一丝御笔的庙堂穆气,实因原本书生的张铁林在戏中演皇帝,将皇帝的九五之尊,一化而入嬉笑怒骂之中,举重若轻,又与皇家之赫赫威权毫发无所伤,端的是高明得很。

张国立先生驾轻就熟的宽松表演,也让人看着舒服,然犹是演员在演戏。观铁林便不同,像极了清末民国年间,京华名票票戏的场面派头,大爷高兴,随兴玩玩而已。真皇上也未见得有他这几股子说不清是霸气、豪气,还是逸气什么的?

名士的绝代风华,必是来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底蕴。

所以圈内资深人士,很是看好他饰演诗人、书法家毛泽东的荧屏形象,捧他说:可尽现润之先生的内涵,大家都想先睹为快,看他如何焕发红都第一人的极大象。

铁林古董玩得风生水起,潇洒得不得了。他与主持人、演员王刚是戏友兼藏友的哥们儿,外出每遇赏心古物,王刚还在抖着机灵,讨价还价,(玩古之道,有此一乐。)铁林手疾眼快,早已纳入囊中,点了票子,麻溜地走人,王刚追上去,急得什么似的,

非要拆对儿,匀他一只不可。

王刚先生好古董旧物,尤爱瓷器,艺人中下手算是早的,当然比不得王铁成,差着辈分呢,铁成先生与范曾先生啜茗闲话,夸耀自己早些年收藏的古董物件平均升值了四百倍,最是矜重那只紫檀桌,王刚坐侧聆之大为入耳。

王刚玩古于初学乍练期,难免吃进新货,潘家园古玩城的店家,也大多给他面子,看他不要了,答应退货换货。

打眼吃亏砸手里的窝囊也时有,王先生恐是至今气不平,名人,自有排解的高招,几年前签约北京电视台,上了个鉴宝节目,惊人特色是:但凡新仿,一经翟健民、毛小沪等国内外专家当场鉴定为现代工艺品,王刚抡起护宝锤一锤砸碎。

此节目能推出,一播数年,仍存之于今,行中人以为实乃天大之悖论。

新东西就砸,假使古人也这样,哪有古物传承于今?此举,厚古未见,薄今太过,演绎出一场场旨在粉碎当代工艺品的毁今灭今之闹剧,是对今人、尤其是对当代工艺美术师的轻慢,实因上得了鉴宝节目的藏品,都有几眼,甚或不乏名师之仿作,砸了可惜,一锤子下去,砸得瓷碴子乱飞,也曾当场扎破过王刚手指!依王刚之聪颖,似应不难解读出:此乃先兆示警,趁早收手,免得赶上哪一期,一不小心,甑了真器。

几百年前的明朝,早有“珠玉报”,事载冯梦龙《古今谭概》迂腐部:“贵州廉使孔公,苦节自励。土官以明珠宝玉来献,公悉于堂上椎碎之,遂为土官下火蛊。行抵浙江,火自口出,高数丈而死。”梦龙评孔公碎珠之举:“不唯是迂腐,不受可也,椎碎何